



直菴集一

詩疏議啓

~16
1009
1



和
1609
卷 1

直菴集

名景

八道都巡邊使忠莊公平山申砬

五在孫

十卷

直菴集目錄

卷之一

詩

讀書東山溪堂

東山堂伏次家大人韻 二首

伏呈家大人秋城任所

上厚齋金先生

有懷金使君士重 致屋題寄其新安任所

求和尹屏溪瑞膺 鳳九

正陽寺贈僧一修

金剛山中伏次先君子韻得七言四首

隱寂菴次金四宰太白鎮商韻二首

追和金處士遠觀軒題詠韻

花山李庄留題

韋巖述懷

東山述懷

石湖述懷

石湖再述

坤巖述懷

金村述懷

楊山謹次家庭舊韻二首

岐城雜詩七首

春日楊山敬次先賢及家庭詩各一首共十

周甲生朝伏次先集韻

書玄石先生行狀後

書丙子上書後

自伊寓還居揚山示子孫

卷之二

疏

辭掌令疏二

辭 書送官書

辭 掌令書

辭 執義書

再書

三書

四書

辭 召旨書二

辭 戶曹叅議書

辭 召旨兼陳金城還穀事書

再書兼陳厚齋先生遺意書

國恤奔哭後告歸書

辭 召命疏

辭 替善疏

再辭兼暴玄石先生志事疏

因李澱疏更陳玄石先生志事疏

收議

慎妃復位議

崇禎皇帝追享大報壇議

皇壇位次議

大王大妃殿服制議

宗廟用樂議

喪禮補編添朝祖祔議

書啓

假注書鄭基煥來宣 別諭後書 啓

假注書鄭基煥再宣 別諭後書 啓

假注書鄭基煥三宣 別諭後書 啓

兼春秋丁志遠來宣疏 批後書 啓

卷之三

書

上厚齋先生 三十八

卷之四

書

上芝村李先生 十

上遂菴權先生

上儉齋金先生

與李司禦 世瑛 文

與金明府 時保 文 二

與金處士 克光 文

與黎湖朴兄 弼周 十二

卷之五

書

與尹瑞膺六

答尹瑞膺

與尹瑞膺四

與俞子恭肅基呂士新命周金誠仲純行二

與金誠仲

與金士重六

與李元亮亮臣

答李元亮

與尹景平心衡

答尹景平

與李君範箕鎮

與吳伯玉瑗

與趙仲禮明履

答金而敏若魯

與任孺子安世

與李一如壽海

答李厚而敏坤

與金仲容默

與金伯剛鍾正四

與李仲訥 敏輔

與申无忝 景祖

與朴士粹 師純

與朴仁之 師近

與金稚五 相定

與朴玄源

與具命遠

與金尚淵

與金斗應

答春川道浦院儒

與揚州石室院儒

與白川文會院儒

答金季聞 以下南謫時拾遺

答金伯剛

與車城本官

卷之六

書

上親庭 二

上叔父 二

上伯氏 六

與明寅

答明寅 二

與明寅

寄大傳 七

寄大孫 三

寄大權大率 二

寄素孫 三

卷之七

問答

上厚齋先生 四

卷之八

問答

上芝村先生

卷之九

答問

答湖嶺儒林

答或人

卷之十

序

送尹瑞膺序

贈金伯剛序

跋

網菴集跋

和菴集跋

恕菴集跋

屯菴集跋

東圃集跋

斗川集跋

白淵集跋

白原集跋

隱坡集跋

沙村集跋

遠觀軒集跋

文章宗選跋

六禮疑輯跋

平山申氏家乘跋

家藏先蹟經書正文跋

家藏 賜書跋

三聖御筆跋

書後

書玄石先生文集後

又書玄石先生集後

書栗谷先生集後

書尤菴先生年譜後

書玄石先生年譜附錄後

書聖賢遺模後

書巾笥錄後

書先祖文僖公神道碑後

書先祖忠翼公南漢遺書後

書孟文貞公大拜 王旨後

書師任堂手蹟後

書栗谷先生親筆詩稿後

書先師手帖後

書女子屏訓後

書東山溪堂詩卷後

書陶令三逕圖後贈尹景平

書金太白隱寂詩軸後

書東儒禮說後

書東儒經說後

書潛龍池記後

書愚谷禹公行錄後

書葛溪禹公行錄後

書清潭帖後

書沙川門下書牘後

書芝村門下書牘後

書生并筆札後

書丙子上書後

卷之十一

雜著

家廟奉安說

戒子說

戒從子大孫說

金鍾直字說

示具常勲說

記漢北遊行

江上問答辨

卷之十二

告文 祭文

告玄石先生墓文

祭叔父恕菴先生文

祭伯氏提學府君文

祭舍弟即中文

祭內子淑人尹氏文

又祭內子文

祭女子金學士室文

卷之十三

祭文

祭尤菴宋先生遷葬文

祭厚齋先生文

祭芝村李先生文

祭黎湖朴先生文

祭外舅倉守尹公文

祭申寢郎球文

祭金監司致文

祭李大諫亮文

祭俞長史肅文

祭尹副學心文

祭金參政鎮文

祭李司諫壽文

卷之十四

墓誌

七代祖別檢

贈領議政平洲府院君府君

墓誌

六代祖妣

贈貞敬夫人李氏墓誌

先考都正平雲君和菴先生墓誌

從祖大護軍公墓誌

從祖通德郎公墓誌

叔舅處士朴公墓誌

厚齋先生誌文

執義養觀齋金公墓誌

贈吏曹叅判金公墓誌

貞夫人姜氏墓誌

淑人朴氏墓誌

孺人朴氏墓誌

外姑淑人李氏墓誌

亾女壙記

堂弟明賓墓誌

堂弟明進墓誌

主簿申君墓誌

進士尹公墓誌

贈監察具君墓誌

卷之十五

墓碣

叔父恕菴先生墓碣陰記

叅奉 贈吏曹判書金公墓碣

墓表

處士遠觀軒金公墓表

進士金君墓表

處士許公墓表

處士許公墓表

卷之十六

處士許公墓表

行狀

曾祖考縣監 贈領議政平寧君府君家狀

先考都正平雲君府君家狀

伯氏叅判公家狀

季氏郡守君家狀

卷之十七

行狀

贈貞夫人李氏行狀

郡守具公行狀

縣監朴公行狀

承旨樸窩李公行狀

卷之十八

行狀

厚齋先生行狀

卷之十九

遺事

先考遺事

先妣遺事

祖考遺事

叔父遺事

卷之二十

遺事

外祖考玄石先生遺事

語錄

厚齋先生語錄

傳

默齋梁教官傳

進士姜碩慶傳

訓長金克成傳

僉知李珣傳

孝妓斗蓮傳

直菴集目錄終



直菴集卷之一

詩

讀書東山溪堂

余讀書于東山溪堂時春物方爛漫而山中日長
景暄可以優游自適矣遂留數十日伏次家大人
昨年與叔父唱和韻

出得都門已興長來趁東山未暮春林亭野趣依舊
迥溪榭風光一番新恠鳥幽音警俗耳芳草陽坡成
厚茵觴詠花間真韻事杖行池邊即閒人山靜晝永
無外擾樓上朱書日相親淨界着身殊愜意好得超

脫漢城塵

東山溪堂伏次家大人韻

吾家自有東山溪堂以來家大人每以春秋出遊子弟賓客多從之而小子曠未嘗不參於其間當時酬唱詩篇頗盛而小子獨不能詩故未克有所攀和雖有之而多忘之者今僅錄二首

溪榭乘春至山花滿地開燕鶯和互唱蝴蝶去還來合坐穹林影宜傳曲水杯情方適丘壑歸思不須催

其二

山裏秋光引興多不時騎馬自京家遍麓繽紛赤楓

葉盈階爛漫黃菊花佳句縱慙長吉橐香醪猶敵玉川茶林壑逍遙弘長趣不關紅日已西斜

伏呈家大人秋城任所

家大人有秋城赴任之行伯氏拜辭於津頭舍弟至果川拜辭曠則定以陪至任所矣到柳川店舍疾作落後罪悔悵望不自堪勝翼日家大人自途中專伴問疾寄下長句敬次伏呈

兄弟已先還兒獨驂乘去不幸感微疾親教落送汝溫清違始計拜辭臨歧路長程逾十日跋涉良勞苦往復期以匝一月此是遠別非近別定省將曠音聞

直齋集卷一
踈晝思夜夢憂慮集侍旁無人奉杖屨兒雖歸家便
是客瞻望南雲引領啼候門迎拜定何日

上厚齋金先生

自曝受業厚齋先生門下每歲必一再進謁瞻仰
德儀承奉訓誨以展其尊親之誠依歸之義矣數
年以來荐遭喪憾汨沒病憂久未趨侍臯比竊不
勝悵慕之私敬次朱子韻仰呈求教

先生窮至道安宅與廣居學貫博約齊道通誠明俱
心研千古秘眼窮五車書德業臻昭曠謙光實若虛
安樂自康濟門庭無馬車小子幸從遊景服當何如

疾病乖負爰愧懼傳習蕪伊來阻教誨悵慕徒煩紆
有懷金使君士重 致座題寄其新安任所

獨坐窮廬懷我友我友出宰在西邑眉宇秀拔人如
玉早登臺省著樹立自是明時賢大夫一心愛 君
兼憂國旌忠討逆斥佞倖不避南竄復北謫孤忠直
道天有鑑雄州鎖鑰毛犀復隨分盡職存臣道呼喝
溫飽豈戀着要路通津壞心術只宜歛避忘榮辱蕩
平緩峻何足論調娛排抑都拋擲羽化亭畔曾卜地
拂衣早須投遐躅塵裏夏沒開眼處世外合成偕隱
跡與君別來忽匝歲悵仰加以鄙吝積我未可就君

難逢何由更接舊面目拙語寫出非曰詩木桃投求
瓊玖獲

求和尹屏溪瑞膺鳳九

余將定居於楊山求詩于尹徵君瑞膺而久未得
之用弱者先手之例以一長句寄去未知其果有
和章來否蓋余山居不宜無夫公題詠故爾

屏溪先生居屏溪屏溪之水流九曲簇擁屋後摠峯
巒安排門前饒泉石紛既有此外境好伊人內蘊從
可識心事水壺照秋月身世孤雲將野鶴養真守靜
自收功暮年不改韶華色眼中窮格無道理曾裏經

綸少遺策世莫得用道不行袖手山間真可惜我識
先生異餘人自少相從與講學人生聚散本無定年
來離索悵黯劇平生情契兩哀翁久處涯角空相憶
我昔屏溪屢往來通宵談論忘飢渴今焉坏蟄難復
就回想前遊增歎息先生念我亦應然盍寄一詩垂
金玉

正陽寺贈僧一修

舍弟明寅挈余至其通州任所爲余治行具入送
金剛內山遊覽數日緣余病劣不敢爲窮探極討
之計而第登天逸臺指點萬二千峯此乃平生快

活事豈可多求哉昔我曾王考王考先考叔父伯
氏皆遊此山故時於寺樓崖壁間得當時題名而
瞻仰之不禁感懷流涕臨出山有無限悵意適正
陽僧一修苦請留詩爲賦六韻

蓬萊於我有世緣孱骸猶能入山來宇宙快觀昭曠
畧玉峯銀巒萬千回立立崖壁雲外直泱泱潭瀑洞
裏開迢遞琳宮饒異蹟錦繡春光絕塵埃百年盤礴
猶不足三宿歸驂不須催欲去如與高人別何年更
登天逸臺

金剛山中伏次先君子韻得七言四首

山容明淨護樓臺水色澄鮮遶座來自詫衰軀不虛
死到來雖晚見蓬萊
重巒列岫儘參差化芥應勞竒巧爲萬瀑衆香最竒
勝雙眸快靚夕陽時
芙蓉秀色聳晴暉楓韻松聲坐翠微野士山僧譚勝
地古人遊跡摠依稀
先子少時遊此山杖鞋內外遍竒觀遺餘壁面題名
字日暮徘徊血涕看

隱寂菴次金四宰太白鎮商韻

自坤巖楸下向長下峙欲至黃驪梨厓訪金叅贊

太白委托先故文字餘美途中聞太白來遊周魚山之隱寂菴改路尋山遇於野次同入本菴太白之姪季聞令澤胤說澤雨卿門客朴君昌蔓金君光河并旁隣士友十數員齊集爲設泡會談叙阻懷誠亦浮世一勝緣也太白有七五兩絕遍求座中次韻將成小軸庸爲日後次面之資亦強於余以不嫻於詩力辭不得免牽率可笑太白時新爲者所堂上

疏傳餘金樂 聖時淡成勇退已先之叨爲不速叅高會醉飽那無善頌詩

其二

野寺旣尋春隱菴又卜夜高談坐達宵斜月欲西下

追和金處士遠觀軒題詠韻

長城龍江金處士克光丈嘗求其所居遠觀軒題詠於知舊間自有原韻矣余昔陪先君子一登軒上與金丈對叙忽已數十餘年今其孫必泰大來追誦原韻求和甚勤感傷謹次

龍江幽築挹先賢遶舍梧陰滿沼蓮聽說遺篇增我感登臨尚記卅年前

花山李庄留題

洪陽烏枝村有故李持平彥著叔花山亭舍昔我先王考先君子蓋嘗一遊而有題詠矣今其孫命來泰叟邀余留款共談宿昔感傷之餘求有一詩以備山中故事義不可辭謹次先集韻以示之
洞府深藏舊榭臺遊人尋入好顏開山容窈窕擡頭望林籟清泠拂面來雲壑飛泉多曲折石溪橫約幾盤迴將身安得芳隣卜臨別停鞍一悵哉

韋巖述懷

韋巖精舍在揚州治南忘憂峴下卽我先世墓廬而遠祖文節公所嘗卜築者也王考議政府君亦

嘗退休此地而時值精舍年久傾頽故重剏而改建以爲經遠之規精舍西倚松陰東臨泉瀑故有晚翠之扁聽流之額而復其上數百步許有所稱南澗水石清勝林壑幽妙可供杖屨逍遙余於童子時猶及陪遊于是自今追思恍若隔晨而忽焉三四十年顛毛已種種矣每來彷徨怵惕不勝感歎今年冬猥以虛名濫叨臺職故歸依先人樊廬以爲從縣道修上辭本之計蓋出不得已也王考改建時嘗有訓戒之辭伯氏承命而爲之記矣惟其精舍十許年前又因頽落誤爲移構於北坪遂

直者集卷一
與松陰泉瀑相左余意深欲復舊基更圖之而力
屈未能然舊基之上別立太古亭一架則庶爲不
忘故墟之道自乏材具有志未就區區惋歎可勝
道哉寄語子姪輩俾必追成余志而姑以此詩用
寓自貶之忱
翠軒不敢忘遺址南澗猶能躡舊遊堂構未能成繼
述傷心惟有涕凝眸

東山述懷

東山溪堂與忘憂里相去不過十餘里余留忘憂
借村馬時得來往矣溪堂本我先君子所嘗營立

以傳于不肖者也昔年余侍先君子來遊者不記
其數而或獨來讀書者亦屢矣今爲投跡山野之
身宜棲息於斯而屋子旣毀村落離散不得爲容
接之計慨恨不可言暮春十三日偶復到此山翠
欲滴澗水悲鳴遶座左右林木扶踈巖花岸柳春
意方澹蕩而禽鳥聲不絕游魚數十頭沉浮潭底
種種物色宛是舊日光景先君子所以賞心樂意
而見諸賦詠者對境追憶猶能誦其篇什季秋二
十五日又至散步黃花赤葉中有悄愴淒涼之思
自恨不嫻於詩不得有追和之作爲有不能繼述

之懼只得一首漫錄

山色溪光渾似舊髮毛惟我雪霜侵陪遊杖屨當時
事孺慕何堪此日心

石湖述懷

丙戌以後余陪先君子遊石湖亭者殆至十數度
恒患經過忽卒其於江山景物之勝每有未能究
竟之歎惟甲辰夏月自寶村墓下避疾來留至于
數朔之久先君子處石湖亭余處漢上亭朝夕侍
省之餘曳杖經行於巖巒洞壑之上挈舟沿洄於
洲渚島嶼之間領略烟霞之卷舒草木之行列魚

鳥之飛潛帆檣之出没而足窮目極遊覽爛漫者
得未會有矣乙巳還京世故牽掛不能復至者又
有年則疇昔遊覽之樂時發於夢寐而已今年寒
食自韋巖爲行節祀將作寶村之行取路石湖一
宿亭上而去先君子手題一長律尚揭壁間徘徊
其下流涕仰觀不勝風樹之痛漫賦志感之語示
兒子

一別湖亭餘廿載重來白首舊踪迷往時陪奉那復
得孤露感懷無東西

石湖再述

石湖亭寔我曾王考石湖府君昔所初置者而王考綱菴府君亦嘗重修之矣至叔父恕菴先生乃復改構焉先生雅有苦癖濃情於斯亭喜其湖山之賞心粧點之稱意而輒以春秋佳節呼朋挈儔乘輿出遊或讀書雪屋或題詩風軒或杖藜尋花於巖壑或理棹泛月於洲嶼迭宕遊行澹然忘歸余之不肖亦得侍几杖於其間曾非一再矣先生遺外名利歛避榮塗且有難安情勢每值除書之降則又必來卧斯亭封章控辭今余猥以虛名忝叨言職不敢偃然在城裏出郭棲遲於郊垆遂

得輾轉到此仍若久長留住則雖不敢妄擬於先生之高蹈而便宜優游跡則相隣豈非賤分之榮哉顧形勢有些拘礙不能決定則竊自傷其計拙而殊切歎噫矣

幾陪杖屨閱江天撫跡幽懷劇愴然殘喘畸蹤飄泊甚何緣此地送餘年

坤巖述懷

辛壬世禍同志士大夫皆落鄉無在京者余亦陪先君子寓居坤巖先塋下留數年還京而伊後每不能忘其時山居之樂况自孤露以來追感之痛

益不自制近年與從祖雲林君卜得日後可擬之地於先塋近處遂成述懷一首

昔陪先子此丘園風韻何曾讓鹿門于今至痛縈風樹感舊惟餘血涕捫

金村述懷

玄石先生昔在庚申辛酉間寓居揚州金村者八九年時世道清明肅宗大王連以學職臺官及吏工佐貳招延先生卒不得已一起膺命而弟子自遠方來者益衆先生樹茅棟數楹以自容膝而且置書室其旁以接從遊之徒後先生移居坡

州廣灘而此爲其先世丘墓所寄故蓋亦往來不絕矣余嘗竊承我先考與先師之言先生在此時多與門人習冠禮士相見鄉飲酒禮於雙槐大樹下至今鄉士故老猶傳說稱誦以爲盛事今年春余辭官投韋巖墓廬旋以避疾遷次轉至高峴借留具氏別業則寔與金村爲相望地故遂得頻造于茅棟遺址徘徊於雙槐之側追慕感慨深有不得同時之恨僭茲一詩庸以志感不幸後生之歎何可勝言哉

金村先生之故宅習禮大樹尚含情兒孫宅相真知

愧跡則相隣奈忝生

揚山謹次家庭舊韻

余居揚山精舍感念先王考先君子先叔父及伯氏唱酬題詠舊事不勝永慕之懷而自量不才無以追和僅次其中數首錄示兒子

晚諧考盤計欣副此心初南澗時携杖西疇或命車佩韋追祖訓介石守先廬關戶且浚坐處披洛閩書

其二

屏跡城闔外楸山托雅情樑間留語燕樹杪藏啼鶯晚萼林間得幽泉草底鳴塵囂那得到襟韻自高

歧城雜詩

自以不才無術未堪仕宦又以由薦得官未宜冒當自寢郎小司一不敢出肅行公至於臺職尤是選擇之重每值忝授愈不勝惶惕出郊定居力辭必遞者四五年所矣且平昔意思官職之中字牧最難以故本無僥倖作宰之想雖或來逼決欲避免矣今年四月忽被金城除命再三申狀於銓曹丐其啓遞之際本省按使以設賑災邑狀請催赴上特下不日下直之命事會急迫迺遁不得五月謝恩辭朝而來心羞面愧茫然不知

所以為政回顧素心判若別人虛妄可笑莫此為甚况朝家科條嚴密為守令者既無便宜從事之路又無以不行上司之指揮左右矛盾前後掣肘莫如從早罷還回授可堪之人為公私兩得而亦未粹售矣在邑之間情發於辭得數首
悶余失性強為斯顛倒風塵出礪靡百事公門堪疾首惟思日夜遂初衣

其二

錢穀甲兵素昧事簿書期會旁午時徒然土偶坐公廨清嘯弘農那易期

其三

到來咫尺蓬萊地未入山中悵歸非必康侯衡岳意為曾叩得正陽扉

其四

異鄉除夕故園違去思逾多宦意微二字天褒當不得誤恩恐速簡書譏有白賤臣清白者上曰似是好人云

其五

春深忽見異鄉花尸祿歧城滯縣衙衮衮公門難了事欣奔何日定還家

其六

玄潭巨壁冠南川選勝得茲非偶然申翁淵比金公
瀑肇錫倘能後代傳

其七

當年固守東岡士豈意再經歧縣秋嵯岳山靈應笑
我二年虛鎖鄴侯樓

春日揚山敬次先賢及家庭詩各一首

閒窓春入澗花香卷箔風傳谷鳥聲好是靜中觀造
化誰人識得此中情右明道先生韻

又

春暮山中花盡開支頰對坐不思歸回頭更看雲舒

卷吾欲從今老翠微右晦菴先生韻

又

夕月朝花聊悅目城囂市聒不關心芬華未必贏貧
賤却笑世人交視金右退溪先生韻

又

驢背踏窮溪草綠杖頭看盡岸花紅語燕啼鴛上下
處不妨微醉答春風右栗谷先生韻

又

泉石一山選勝地蒼厓更着瀑流懸忽值閒花啼鳥
景藉來隄草一欣然右尤菴先生韻

又

爛蒸一壑林花攀回抱四山野水環不有我存清福
分何能身着此中間右玄石先生韻

又

保拙平生兼養真山惟解愛不求人世外寬間容我
地優游好是百年身右厚齋先生韻

又

山齋春日娛心事萬紫千紅照眼明好保丘園靜閒
趣幾多人世利名爭右先王考韻

又

何須局促憂年老緜動床書愛日遲山水清音真境
界不煩輸寫苦吟詩右先君子韻

又

好是抽身紫陌紅一春高卧百花中縱嫌名姓登朝
籍猶喜山林繼祖風右先叔父韻

又

誰復知茲間漢子幅巾方外自飄然鎮日登山臨水
興不妨呼我作神仙右伯氏韻

又

無人來共此中景山氣夕佳溪夢明經卷藥爐安頓

處羣飛燕子報新晴右舍弟韻

又

中原變故山河異東土修爲計策慵避世幽人藏六地百回清澗疊千峯右附金土重韻

周甲生朝伏次先集韻

行年六十一年是丙子今當周甲時泣念劬勞恩莫報不堪孺慕痛無涯

書玄石先生行狀後

道東文運昌潘南間氣毓六七先正後六七先正指圃隱寒暄靜菴退溪栗谷沙溪尤菴而言復覩真儒

出恭惟我玄翁展也所立卓清明好資稟純篤務正學集義以外方居敬以內直明誠以進德博約以修業沉潜乎仁義從容乎禮法崇卑各有所分明者本末工夫身兩翼規模車雙轂俛焉日孳孳力久見真積浸灌者灑落辛苦者快活嚴厲者和平矜持者純熟恢恢門路廣井井節目密左右逢其原體用摠包括造詣地位高難容蠹測述祖述于洙泗憲章于閩洛陶山暨石潭鑽仰善私淑并世值尤翁就正仍的確經傳勤玩繹理義紛昭晰著書而立言前聖得羽翼明理而淑人後學獲啓發四子有讀記麟經有補

缺二書有要解六禮有疑輯聖賢有遺模治平有稽錄先生著書有數十種百餘卷而此其最重者故餘不盡舉文獻關繼開天人補遺闕試者富纂述方知具制作厚齋嘗曰先師文章實有制禮作樂之具尤翁有盛獎學識我不及尤翁嘗語厚齋以玄石學識加於吾輩一等載道文在茲俟百庶無惑蘊之為德行推之為事業居家倫理正在邦令聞達聖主意大賢弘畀行道責正色立治朝國人皆矜式剴切勤儉劄炳煇修攘策尤翁豈專美先生同軌轍先生之八朝也以尤翁為主人以大義為命脉而告君文

字多所商議為之者萬言十二條當世真藥石格王正事志至論同伊說勲籍論追錄利源思先塞先生癸亥論追錄之不可蓋竊比於靜菴已卯故事曲堦宜徒薪寵倖施裁抑先生戊辰袖劄論後宮事及東平君抗事重被嚴旨尤翁大加欽歎至於上章伸救負國邪說徒明言極痛斥邪說徒即南九萬尹趾完柳尚運崔錫鼎之類主張名義植誅鋤亂逆殛先生以坤位之復為前古所無之盛德大慶九萬等欲為張氏別立名號先生極力排之又請正黥希載等謀害國母之罪劄請筵奏靡不用極綱法得

不墜將非先生孰嚴責背師人先生前後與尹拯書
極論師席不容背貳之義有數十書及尹終至背師
則先生謂其有犯分凌節有傷名教之罪不可復以
朋友處之快絕毀聖賊毀聖賊即尹鑄論議儘峻整
功烈儘煒燁先生與尤翁志同而道合事為語默間
雖有小出入不可以此故有妨其大德小出入指
廟議裁省金論等事大德指尊周統衛朱道明正學
闢異端及禮論國是等事扶懷而抑尼先生詎不力
芝村以為先生於懷尼是非初頭若兩非之然懷輕
而尼重中間是懷而非尼晚節尤扶懷而抑尼又以

為先生於大尹之失身江都宗主黑水兩欵自謂吾
見本與尤翁同則可謂洞然於小尹背師一欵聲罪
又無未盡云褒忠而討逆先生無不足丹巖嘗謂玄
石甲戌處置更無遺憾何以明其然事實具文籍鳴
呼海上訣珍重世道托尤翁嘗語子孫曰玄石自是
吾黨君子乃余相信之朋友及八耽羅貽先生書告
訣托以後來世道之責逮至楚山禍素帶三月哭先
生聞尤翁訃痛哭曰尤翁出以大義死於士禍攻之
者當為小人遂引粟谷服退溪例服之以寓文喪之
慟尤翁先生知先生尤翁服兩門相須殷兩門相期

屹真可金石透真可鬼神泣交際如是重事契如是
篤萬代同瞻仰寧復有間隔云胡今後生此義全不
識或有誣賢語先生癸亥建極劄明言逆黨如烏廢
毋之論者及奸黨如攻斥粟谷允菴者誅厥廢錮益
加隄防不犯兩案而有才無罪者謂宜略有疏通而
調用甲戌代撰大誥書雖以打破朋黨為題而主意
歸趣誠惟夫子之舉直錯枉朱子之分別忠邪賢否
為法為務則先生之旨在於是是非非善善惡惡而
已豈可與向日時輩之假稱蕩平而忠逆混用薰蕕
同器者同日而論哉假稱蕩平而忠逆混用薰蕕同

器而謂遵粟谷及先生之道者是如楊墨之誣引堯
舜章蔡之妄援武周干先生何事哉吾黨之士所宜
辨破其不然而反或聽塗者不聽之甚也或有侮正
牘指沮戲大論者而言或過間不式或閱集恣古先
生晚年大覺允翁之賢而益致尊尚以扶允翁自任
然後晚年以前凡議允翁之文字在先生皆為已棄
之論故厚齋芝村及曝寔主此義修正文集而孫弼
傳有所註誤潛與匪人盡數出之不當入而入者雖
略有之而此只可認以先生已棄之論不肖後孫壞
弄之罪而已何可以此追咎先生耶事理較然多見

不知量先生如日月余欲家置喙庶辨諸異說謂余言不信請就遺狀質先生行狀厚齋所作而先生尊尚尤翁罪狀小尹之故甲戌力主名義嚴治亂逆之蹟盖十分詳著昨披遺狀來義墻慕逾切遂增慨世懷略摠曾臆贊爲謝浮囂徒庶休悖謬習

書丙子上書後

楊山孤客何如者老而不死是爲賊少不努力壯無聞醉夢身世同草木父兄勉我以文行師友勗我以德業祗今如許蔑可稱日暮途遠愧濩落 肅廟盛際幸遭逢不才未克登仕籍厚翁門下夙摠衣多少

講誨聽隔壁公私慙負七尺身虛生一世無面目云胡却爲時宰誤猥被 朝廷拂拭辱千不近且萬不似閉門踰垣劇惶惕人間虛妄寧有此衆咻羣罵宜交發缺陷世界難容身不如遄死以滅跡試問汝曠居世來何事粗塞作人責嘗誦師說爲淵源辨誣禦侮陳大略知我罪我不關我平生志業此一着後世苟遇知曠者庶徵其言不容抹

自伊寓還居楊山示子孫

誤作他土旅好歸楊山宅離鄉太無端還鄉詎不樂自從返舊居我心方自愜舊居不可捨乃今得歸宿

舉頭望崇嶽遊目俯脩麓茅棟儘幽靜瀟灑傍泉石
虔誠依松楸叙懷對宗族禾黍勸春耕桑麻候秋熟
桃李蔭阡陌杞菊護籬落素位在固窮頗學忍飢法
歲月肯虛擲床書閱朝夕卷中慕古人未信世代隔
文種不可絕兒孫時課讀餘事有勝情杖屨度雲壑
花鳥供怡悅山水當絲竹林叟與野僧經過亦不俗
境界自閒適曾中無塵雜如許可送老胡為勞形役
安身宜逸世名場期不入獨立人世外庶遠恥與辱
雲卿與五卽我不讓汝躅永矢在阿志詩成聊題壁
直菴集卷之一

直菴集卷之二

疏

辭掌令疏丁卯三月

忠義衛臣申曝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百拜上言于
至行純德英謨毅烈主上殿下伏以臣市井之臣
也生長輦轂之下從事功令之役而碌碌無識陸
陸無能之一庸夫耳文不足以竊科名才不足以供
世用小少愚蒙無比老大空疎益甚加以神精昏短
志氣淺薄舉其平生全無着實猷為雖讀書文義切
近所當知者不克究解雖居家倫常日用所當行者

不免遺闕論其人物等品蓋不逮恒人遠甚而退比編氓尚云不足矣以故量度已分削跡廢舉杜門浚伏待盡丘壑而已不意年前一二時宰誤以賤名猥達於宸聽之下至有除官之舉其後又重之以陞六之典臣於是驚惶震惕罔知所由申狀力辭獲遞乃止復茲千萬夢寐之外忽有憲職謬恩繼以下諭辱降於窮廬使之騎駟赴召臣之跼蹐危懼百倍前日直欲踰垣而逃而不可得矣以臣駑劣豈合是選其不近似姑舍勿論銓曹之略無難慎原不考覈而猝遽照擬者究厥故而莫測豈以臣嘗親炙儒

賢或疑其有尊聞行知之實而然耶臣固未然矣臣以先臣聖夏之命出入於故叅贊臣金榦之門榦以臣為其先師文純公臣朴世采之外孫愛惜而教誨欲以成就者非不勤矣臣則糞土朽木莫巧莫雕以之見解與操守終未有以自立喪師以後愈放廢退轉及經草土尤荒迷隕穫終成暴棄之歸孤負父師責望之意了無片長寸藝之可錄慚悻痛恨若隕淵谷以若所為雖冗曹漫司之任有不可輕授者况可議於言責之重選擇之職哉然而臣心實無欺世盜名之念故茲敢據實自列冀蒙斥退之恩伏乞 聖

明嚴飭選部永刊臣名於仕籍俾不至傳笑四方貽
譏後世焉抑臣又有悚感不安者臣粗聞尊周之義
自知曾下不出世路故彼國年號曾無所書此蓋遵
諸先正已行之例而難奪匹夫之志故也今於辭本
亦不忍書是有違越 朝令之咎亦願 聖明下諒
而勘處焉臣無任瞻天望雲危怖悲懇之至謹昧死
以聞

辭掌令疏丁卯八月

伏以臣賦性僂侗全無聰明不可為窮經致用之工
受氣懦弱素乏精力不可為幼學壯行之業少日汨

沒於公車曰難生厭而罷休中歲纏嬰於疾病輾轉
沉痾而蟄廢惟其愚蒙淺弊空疎謏劣之若是至甚
故雖以秉彝尚德之心曾有出入於儒賢門下之事
而姿稟庸下見識茫昧既無親切所聞亦無真實所
得猶不能從事於訓詁之末則臣師蓋嘗病其不可
施教畢竟是鹵莽滅裂之一棄物耳顧何足以猥紆
朝家之記錄僥冒官爵之差除也哉冗司末官尚云
不稱言責重任地望如何而乃不問其近似與不近
似堪承與不堪承銓曹屢擬而 天點輒加焉一授
再授而誤 恩連降焉臣於是惶悚隕越無所措躬

直者集卷二
危苦悶迫求死不得夫以匹夫之賤而擢之臺閣之任者苟非其人學術通明言論正直上可以補衮職之闕遺下可以振頹綱之委靡則莫宜居之以臣而擬于斯責自知其不近不似萬萬無以堪承矣聖上曾不識臣之爲何狀而輕以斯責加諸臣身者事出常格恩踰分涯豈不爲傳笑四方貽譏後世之資耶臣愚死罪竊爲 殿下惜此舉措也臣之月前忝叨也畢陳其平生敗闕與目下情實乞蒙 俯賜洞燭嚴飭銓曹刊去臣名於朝籍勿復照擬於政注以重官方以安賤分而臣亦得免於自欺欺人而欺

天之罪矣曾未幾何又有 新命繼辱召旨臣實慨然憂惕繼之以訝惑直欲鑽地而入而不可得矣然而臣身只是前後一人耳前旣揣已度分力辭必遞則到今豈有放倒廉義冒沒承膺之理哉茲敢不避瀆擾更申肝膈之懇伏乞 聖明亟下威命削臣濫竊之職治臣違傲之罪使公器無玷微蹤獲勘千萬幸甚臣無任屏營祈懇之至

辭 書筵官書 己巳二月

忠義衛臣申曝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再拜上書于
王世子邸下伏以臣伏聞 聖上倦勤 邸下代

理憂慮之悃慶幸之忱伏不勝其區區交切于中乃於千萬意外祇受承政院成貼別諭令臣從速上來出入講筵者事異常例先生葺廬臣於是恟怛駭惑不知所出臣於年前猥叨匪分除命敢將素茂學術且乏行能空疎謏劣不合甄拔之狀陳章自列繼有私狀之轉澈伏蒙大朝特賜照察仍許遞免臣竊有以得見我聖上重傷廉防曲全庶物之盛德至意仰荷洪造俯釋私懷遂以為從今以後則誤恩當不復降賤蹤可得自安退守丘壑沒身無憾矣曾未幾何而此命何為而至哉臣之撫躬反

省惶惕罔措姑不暇論而況今朝廷考名核實招賢求助當此之時尤不宜混及臣身臣誠死罪竊為邸下惜此舉措也臣之本末臣自知之何敢自欺欺人而又以欺天也臣嘗雖從遊先正而本無聰明精力可以做透學業故尋常記誦亦患不逮日用應行尚多闕遺始也病廢公車而儕流之指擬太過終焉幸玷名器而一世之譏議方興則直是散材無當倥侗可笑之一庸物耳若是者雖使鄉隣蒙識與之相處斷無寸善片長之可以取資增益之端况於帝王之學規模宏遠經傳之旨義理精微者尚何有聞知

直齋集卷二
察識之可以開發 聰聽培養 睿德爲今日典學
論治之助乎所謂強蚊蚋以丘山之重者殆不足以
喻其危矣臣寧可祇伏嚴章無以冒承 恩召茲敢
觸犯鈇鉞披瀝肝血伏願 卹下諒臣至懇非出矯
飾亟令收還 成命仍刊臣姓名於抄選之列以安
微分以重 國體千萬幸甚且凡草野之臣許令不
書僞號實出於 列聖朝培養忠義之美意則臣雖
陋劣亦不宜虧負故曾於 大朝陳章時謹遵前例
而不書矣今亦不敢異同雖曰有受實浚惶尺并伏
乞 睿照焉臣無任屏營祈懇之至

辭掌令書 庚午七月

伏以臣至愚極陋百無肖似平日點檢一身擬議百
執事之任而絕無粗可堪當者故嘗遊場屋而旋廢
進取之念自有門蔭而不萌干祿之想遂就杜門屏
迹之計以爲守分全愚之地亦嘗依附先正多閱年
所而顛蒙鹵下之甚全無資獲疾病喪憾之來輒爲
撓奪始猶有意而今則荒頓少固無聞而晚益空疎
居然人世之一蠹而判矣草木之同腐論臣本末直
是如此顧其散材蔑識見嫉神明自非躡龜其踪地
窮感其情志則無自以困之故乃於頃年以來爽實

虛名遽媒 天眷始忝官官超階之命而既甚濫越終叨言議風憲之責而尤極僭踰世固有虛妄可笑之事而如臣此事亦所未有臣於年前再縻本職駭悚之極猥入文字備陳實狀之決不可冒名器之決不可玷而其所自列亶出血懇庶冀 天鑑之照燭無重清朝之羞辱而不意茲者 新命又降夫臺省之爲職受耳目之寄而立殿陛之上與人主爭是非而政事得失人物臧否靡不得以辨論則其責望之重實等宰相至於不由科甲直躋是職此 國家非常之典所以尊禮賢士風勵一世者而究其例則嚴

光之拜諫議也是以 列朝之預是選者率皆儒林邃學當世宿望而其人甚尠指不多屈則如臣陋劣奚啻不襯且臣於本職之前曾叨數銜時則爲冗司小官其職任情勢有間今日如使臣粗有近似則豈不一番祇謝略伸分義而猶且逡巡不敢則安有不堪冗司小官而反堪臺省重望者哉倥侗之實百無可論而 恩命之辱三見斯荐其在私分已爲切悶而上論 國體亦非少損臣自忝非分以來恒懷凜惕日俟駁正非病之病纏在心腹每當新 除倍又焦迫逃遁無方憂魂靡寧今此由東之至懇實非飾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
外之例控而若其所陳萬萬不稱之狀非徒臣之自知親戚儕友知之一世衆人知之獨朝廷偶未之察耳用人乖方識者爲憂一夫失所聖主攸恤伏乞睿慈特回鹵照渙下 明旨亟收成命仍飭選部永刊賤名俾臣得以優游飲啄歌詠德化以沒餘齒不勝大願臣無任攢手翹心激切祈懇之至

辭執義書 辛未四月

伏以夫子之告魯君曰臣事君以忠由是言之人臣事君之道捨是忠無以藉手蓋忠者誠實無僞之謂今夫才不可堪而晏然居之分非當得而若固有之

蹈負乘之戒而玷名器之重則不誠不實僞莫甚焉而斷不得爲忠矣臣於年來猥以虛名屢辱 恩除而回顧其中實無所存可以堪承則自列其空疎滅裂全無肖似之狀抵罪控辭獲免虛叨是爲誠實無僞之忠而庶可無虧於事君之道故前後辭本將臣顛末竭辭罄陳以冀誤 恩之無再私分之獲安不意茲者中丞陞擢之 命又下於千萬夢寐之外而繼有 天書之遠宣人卑秩峻涯分愈踰臣於是驚惶震惕不知所以自措臣於少日受教父兄從遊師友亦豈全無讀書修行免歸小人之願而只緣性質

曾下心力昏短終不能精讀一卷冊子粗修一件行義荏苒半世遂成暴棄如使斯世之人見臣面目察臣言動則其將唾罵而去審矣而以 聖朝綜核之政乃所以處臣者則容覆太偏拂拭至此凡臣前日之血忱苦懇不免爲應文飾讓之歸此莫非臣誠意微淺不能見孚之致羞恨之極尚何言哉夫以臣而叨臺閣之地冒風憲之責其爲虛妄實無倫比臣有死而已無以抗顏進步自喪其當初咫尺之守茲敢瀝血陳情重暴非其招不往之義伏乞 邸下諒臣至懇亟遞臣職以全微志以重 國體焉抑臣有事

涉猥越而義難泯默者臣於前冬竊伏聞畿湖儒生李顯臣等來聚 都下治上臣師故叅贊臣金榘建祠之章而喉司力阻終至斥退云伏念臣師夙悟道體真知實踐敬義挾持明誠兩至規模氣象篤厚莊重出處事業嚴謹峻整實成德之君子不世之真儒而乃其一生用功著書明理羽翼諸經開牖後學則又近世儒家之所罕有是以卒受臣外祖文純公臣朴世采衣鉢之傳而浚被文正公臣宋時烈之畏許矣越自 肅宗大王朝禮遇殊絕逮至 大朝寔致賓師之遇而惟其立朝名論尤有大焉登對之劄應

直齋集 卷二
旨之疏洞辨義理力扶彝倫 王綱賴以不墜亂賊
有所知懼其為斯文之光世道之重為如何哉謹按
國朝諸賢生而膺賓師之 遇則沒而受俎豆之享
者歷數近古無一不然惟祠院之創久矣疊享私建
寢違故例肆 大朝欲為矯革之道曾有禁令之設
而若其疊享私建之外而一例杜塞臣知 聖意之
不然夫以臣師德業之盛曾被 兩朝恩遇之隆則
於其身後豈容無一處之享而惟此儒章所請在今
日禁條之外而係國家尚賢之方則伊日喉司之初
不商量終阻登徹臣未曉其何說也臣以舊日門徒

寄息人世日見表章亾師之舉闕而不達則私心痛
慨容有其極而顧以一暴事狀之無人為尤悼恨會
值投進文字之日輒茲附陳而至其事往言僭有不
暇顧惟 邸下裁之臣無任屏營悚感之至

再書 辛未六月

伏以風憲之任孰非清切而至於亞長地望自別臣
於少時及見先輩去就之節矣夫以其斯文宿德當
世重望而乃若居是職也則巽避之語極其辛勤憫
感之意若處憂患而連章屢懇必免乃已則況在晚
生後學也而又況在臣耶臣於前後辭本畢陳庸陋

無似之狀辭竭語窮更無遺蘊之可暴一煩再溷尤非賤品之所敢而惟是過分之虛名未有其實無當之散材不適于用則只此一句語已是臣實迹斷案而又無事乎多言矣 邸下試思之若是者其果可以堪明廷拂拭之寵而忝霜臺亞席之選哉是以臣於聞 命之初不勝其踟躕憂迫之私敢將瀝血之懇冀回 代照之明而 徽答之下大失所圖且臣於本章下款竊以事係亾師義難終默不避煩猥略效陳暴其在尊賢之道所不能已者而及奉 令旨不惟未蒙 諒納顧又致勤 大朝責教問備之罰

至及喉司臣於是惶寤抑塞愈不省其所措也臣於其後義當隨卽陳章恭請 嚴譴伏况臣匪分之叨時日屢換難冒之義鐵關莫踰而上下相持一味癯曠私憫轉切 朝體深損則亦宜再入文字重申衷懇而第以情地方感冒瀆為懼姑為縮伏靜俟之計而會值守令署經之期是有臺官變通之例竊幸可以無事煩籲自底卸免顯俟之餘竟未遂願晚伏聞伊日承宣謬有煩稟以致如此云夫 臣虛糜最久逋慢已積法在應遞理無獨漏則顧何煩稟之足有哉 臣心憫感於是滋甚而既又為之訝惑不已也臣一

直者集卷二
日未遞則有一日之罪二日未遞則有二日之罪而今既未遞則決不容夏事泯默益增其罪茲不得已冒萬死疾聲仰呼於 仁覆之聽噫孟子有言曰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此誠生民之至願也如使臣粗有平日學識容可以藉而供時者則沒世沉淪古人所恥臣亦豈樂爲此哉今茲至懇毫非虛飾伏願 邸下諒臣情實亟汰臣職名使 國體尊而臣分安焉

三書 辛未九月

伏以天眷我東誕降我 元孫歡浚 三殿慶溢貳

極此誠 祖宗朝罕有之事億萬年無疆之休草茅微品亦豈勝其區區欣忭之忱也臣竊伏念人臣之事君能者進而不能者止人主之用人任其能而不強其不能今臣之不能宜乎其止而 邸下之猶必強之何哉臣之空疎滅裂不合玷汚名器之狀既所前日之畢陳而只此下面一款寔是臣鐵畫之端何者臣本賦性倜儻志氣委靡無骨鯁之姿而乏蹇諤之能其於朝廷政治之醇疵人物之枉直與夫國計民事之利病優否舉無以察識而爭論則以是人居是職其當如何夫如是者雖使臣策名文譜循例見

叨猶將逡巡之不暇矧今格外當之責任愈重稱塞
愈難則尤豈有趨承之足論而若其一味虛糜至於
此久竊又有所萬萬訝惑者夫以眇末如臣罪積方
命而間已天時揆易則宜赫然 明命早施譴斥
于以尊國紀勵臣工而抑臣私義苟有一半分可強
則姑寬遞鞫之期俾有轉身之日者或是 朝家涵
貸之一道而惟其防限至嚴踰越無緣從今以往沆
終臣身判無可以轉動之勢矣夫既如此則雖更過
許多年時亦將只是今日樣子而耳目重任之罔恤
其一向虛曠此果何義乎苟 邸下念之及此則不

待臣言之竭其必有以處之而伏况 大朝將有溫
幸兩司皆扈臺閣殆空如臣虛叨尤豈不宜刊汰而
差補乎噫臣瀝血之懇今幾遭矣而 邸下之終靳
準許者豈謂其常規例讓不足深恤而然耶夫其連
章屢牘一請再控不遑煩聒之嫌輒干 尊嚴之聽
者此其中必有所大不自安浚不得已者存耳茲又
悉披肝膈疾聲呼籲伏乞 邸下少回 睿照亟下
處分臣素嬰奇疾辛苦半生近又別症橫生原崇陡
沕方在奄奄垂匱之中而匪分之叨沆此不去時一
念至骨驚魂悸如得未化獲遞安意就盡則 浚恩

厚私猶思報重伏乞 萬明之垂察焉

四書 辛未十月

伏以臣前月拜章恭俟 處分而及奉 命答反以
爾勿過辭為 教噫臣何嘗過辭哉以言其自修之
蔑則少既鹵莽晚益頽放無寸長之可錄為一世之
所嗤以言其供世之難則昏聩之狀有似聾瞽闕透
之見殆混菽麥投之班行則茫不知東西責之職事
則迷不省頭緒夫如是而使臣進禪 將就之學浪
效糾劾之責其必無幸殆有過於緣木而求魚炊沙
而成飯則其暴實祈免連章屢瀆蓋亦情非獲已勢

所固然則斯其果為過辭也哉疾痛之呼轉懇 矜
許之音愈邈蹲仍之久天時再易臣誠始猶抑鬱終
則煎熬莫知所以自措也且臣於前後辭本每以人
品不似為言而不及於賤疾難强者人品不似為宗
旨疾病難強為餘事故耳今則賤疾益甚非復前比
蓋臣素患風痰源委深痼呻吟困頓寧日常少而近
又別症橫生原崇陡劇手脚蹇澁運用殆廢塊癖升
降頃刻若絕判是床第中物而全無陽界上意然而
一息未泯神識猶存則頃於 大駕幸溫之日不敢
偃伏私次扶曳寸進祇送江郊而及夫日前 回鑾

直齋集 卷二
之時則病狀此欲自力末由終未能趨詣 羽旄之下卒申承 候之誠義分墜地生不如死臣心之惶霄萬萬尚復如何而其無可論於官職去就於是而尤灼如矣茲敢力疾艱構窮日治書重申瀝血之懇兼暴廢禮之辜伏乞 邱下曲垂睿慈亟下 明命遂微臣待暝之願而為人臣虧分者之戒焉且臣於日昨伏聞大臣以諸臺官之不卽就職並行達罷而至臣則無所舉論云臣違傲最久理宜先黜而大臣之反加區別不亦异哉並伏乞 高明之垂察焉

辭

召旨書

甲戌三月

前縣令臣申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再拜上書于王世子邱下伏以臣未敢知今日之 命又何以及賤臣耶臣於頃歲 邱下代理之初亦嘗濫被召命而自顧實無學術兼之才識百爾思量萬不近似故當時盖已陳章自列備陳情實而亦既 大小朝之所洞諒則臣未敢知今日之 命又何以及賤臣也惟臣虛妄不稱之狀前固罄竭無餘而尚有二種說可以畢暴者以謂臣迹是山林有所可尚則臣家世京輦生老市井頃當臺銜之始 除也聞 命惶愧之極卽不免奔出 國門潛伏郊垌盖不欲舉

羞顏對人而因仍棲遑投依楸里前後辭本率從縣道居然與本在草野者便同一例此自可笑然臣先代祠宇旣在城中子女親戚亦皆在京情理事勢亦不無往來之時則此不可以山林人論矣以謂臣能否未著姑且試可則蓋臣十數年來連被非分之誤恩者曷由朝廷未詳臣何狀之致而若臣爽實之虛名苟得一暴於事爲畢露其拙醜則方可幸其見棄當世無復檢舉故尋常思惟如是擬議之際值有年前金城縣除命則兼爲積逋之餘一伸分義計遂乃冒沒出肅至於赴任而臣誠大段不治上不能

奉公而捧糴之重未免居末下不能恤民而名爲賑邑餓莩載路以至於詞訟之乖錯公務之愆滯民怨之朋興吏胥之恣橫譏謗生於鄰治笑罵起於同志則臣不得已揆義自處引疾罷還夫儒者爲郡一境絃誦而臣則一行作吏債敗至此其所以玷儒林辱朝廷者正宜刊名朝籍錮廢終身而猶屬未減則臣於是爲已試蔑效之人矣夫半生闖闖志尚可知則遺逸抄選其可預乎一縣之赴釁累已彰則輔導睿德其可議乎兼臣年旣衰暮病尤危惡精神氣力無復餘存屏去書冊焚棄筆硯恒居凜凜飾巾待

直者集卷二
盡則臣雖欲廉義不計筋力爲禮亦有所末由者矣
夫如是者臣無寧陳情祈懇恭伏違傲之誅其何敢
抗顏冒進以辱 殊異之舉哉情窮勢蹙銜鉞是俟
過此以還罔知所達然臣嘗伏見漢唐史記及 本
朝故事則凡厥被徵之人苟有量能度分甘於繫伏
者率皆優容放退無所強迫實無如臣一絆非分久
未解脫者也臣之憂迫罔措顧當如何而在 邨下
體下之治亦庶可以少加矜諒矣古語曰疾痛呼天
呼父母 邨下臣之天也君臣猶父子故茲敢不避
煩猥疾聲哀籲於 高明之聽伏乞 邨下鑑臣苦

秉亟收 成命俾臣還守本分安意畢命不勝萬幸
抑臣於金城時事竊有所不自安者臣於前任縣令
鄭樸還穀一款其所以狀報於營門者蓋自附於居
官守法之義而及其行查再勘之後則其爲名目一
反臣原狀而臣之言不免爲無實之歸臣於是豈得
默然茲當陳書不得不略此並暴惟 邨下裁察焉

辭 召旨書乙亥五月

伏以 天討伸鬱國賊就殲倫彝克明綱紀斯張方
其始也 聖上親訊宮垣環扈草莽如臣亦不敢偃
便私次蓋嘗進伏京底粗存私義矣旣而城衛旋輟

直齋書目卷二
庭賀載舉 邦休無疆私怵方切不意此際以臣年
前猥忝書筵官名 特申召命俾參講筵臣於是舊
惶新悸求死不得蓋 邸下之有是命也謂臣有讀
書之名而責臣以讀書之人耳然臣庸愚賦質昏惰
成習自來無著實讀書之工就使有所讀之書元無
講究搜索之業雖夫尋常句讀淺近音釋尚患艱踰
其於經傳深奧義理精微尤所茫昧不啻夏蟲之冰
癡人之夢矣復其命塗奇釁積傷喪滅疾病危痼精
力銷耗俄頃之前事忘後失一日之中多卧少起賤
齒纔濱周甲形貌已似篤老行尋墨數並行擔閣書

冊一路與作生面者亦已久矣則持此空疎滅裂之
資將何所恃而入侍 萬明之下開陳文義討論書
理仰訓 求助之至意也哉故臣去年辭本畢陳此
等情狀冀得賤名之永削無至誤 恩之再下而迺
猶未蒙 矜施辱此 新命私情益感 國體轉傷
臣於此實不能無憾於 天地之大而繼之以憂歎
之殷也噫人臣報效之義不止一路苟其才具可以
承受則出而陳力就列如其未然則退而推讓賢能
自是當然底道理故在昔聖人於涑雕開吾斯未信
之對許可而不令必仕歷代帝王於不肯就徵之臣

直齋集 卷二
放還而無所強迫今臣所存無足爲古人役而乃臣
所遭有古人回避舊例言非假飾義在必辭所以不
計猥屑復此疾聲呼籲伏乞 睿慈諒臣血懇亟收
其混被之 命下臣司敗仍勘其積傲之罪使 朝
體得重而微分獲安焉

辭戶曹叅議書丙子正月

伏以書之唐典曰試可乃已苟試不可斯在已之矣
則若臣者豈不誠乃已者而其爲可已條項有四
朝家於臣豈不嘗試可以言責耶臣則性氣孱微素
乏骨鯁風采一切 君德時政漫無獻替噤不指陳

則一可已也亦嘗試可於 諮詢矣緣臣知識空疎
昧昧於禮律典章前後 清問之下率不克有所對
颺以備 邇察則二可已也官官而試可焉則臣惟
散材自廢奈無看讀實工尋常文義尚多艱晦蘊奧
經旨尤所矇昧茲不得一登 离筵討論陳說少答
求助之盛意則三可已也援之縣銜而試可於芻牧
矣臣本不憫世務未堪民社而只爲積逋之餘一伸
分義兼欲暴露其不才無能之實狀可幸見棄於當
世故冒沒赴任而既不能興學訓蒙又不能檢下恤
民尤悔旣積狼狽徑歸則四可已也夫以萬不似之

賤臣有此四可已之明驗則可已斯已不殛為幸而顧乃冥升而不已節次推遷於下大夫之列有若酬功命德不容但已者然臣誠情恍惚莫知其所以然也伏况虛名僥濫世或有之而惟臣為甚 國家名器孰非可重而陞擢尤然以臣叨此人謂斯何臣於是一夕九興當食忘餐直欲立地溘然有不可得則茲敢敷腎為辭仰干 慈覆伏乞 高明鑑臣苦衷諒臣至懇亟 命即日鑄改無使 朝體久褻焉辭 召旨兼陳金城還穀事書丙子二月

伏以臣於前月猥承地部佐貳之 恩除今月又蒙

書筵侍講之 召旨此為何等 異數而矣為而遽至於臣哉如臣至愚不肖極陋無似者十數年來屢被 朝家待以格外之過舉而曷由其純盜虛名厚欺 天聰以至積紆 殊遇恒犯違傲故臣知臣罪尋常惶感繼以憂懼措躬無地只恨臣身尚在人世玷累 明廷之名器重貽四方之笑罵矣至於拔諸常布之末置諸貂玉之列則其為驚駭不啻若猿猱之衣冠鷄鶩之鐘鼓而不祥莫甚此殆臣過福生災死期將至而然也臣之哀憫崩迫當復如何哉第念臣形質衰朽疾病危痼無以擬議於陳力就列粗堪

職責矣知識空疎聞見薄劣無以擬議於出入 講
席討論文義矣則只合被罪爲限力辭巧免以尊堂
堂 國體以守區區廉義爲究竟歸趣耳若一日虛
帶則增一日瘵曠之罪二日虛帶則增二日瘵曠之
罪故茲敢不避鈇鉞之誅疾聲呼籲於 天地父母
之前伏乞 睿慈洞賜諒察亟許鑄改無俾曠絕之
寵典久委於草野焉臣以本職辭免須治一書祇入
縣道旋因金城縣倉穀事伏聞有前後守令拿處之
命臣亦前後守令中一故擔昇病軀蒼黃登途未及
中半遽蒙 分揀臣感悚之餘得以歸伏私次而前

上辭本比到喉院適值 命拿自院退還故今始收
召魂魄追理文字並控前後兩懇惟 邸下垂察焉
至於金城事臣雖荷 天恩得免置對而初旣承並
推之 命今不容晏然而已故茲具一二委折以代
爰辭焉臣於辛未五月到任本縣考觀前縣令鄭樸
時倉簿則庚午捧上及辛未春分給中顯有綻露可
疑之端招問監色則以爲庚午未捧二千六百石零
果以已捧掾懸錄辛未春又以分給掾成出文書故
以致如此云及其冬捧糴之時當年實分亦多有未
盡捧者臣旣自首而其所謂庚午未捧之數則民皆

直齋集卷二
謂之舊還而無意輸納事係交承誠甚難處而掩置同罪國有常憲故臣不得已捧俸監色論報營門則其時道臣趙明履至於枚舉狀聞而以反作爲言矣其後癸酉行查之時始有加分之說而所謂加分者折半應分穀既盡分給後就畱庫中加數分給之謂也若夫歲首之正月應分折半數全部自在之時也何事乎畱庫而惟此分給實在其年之正月則其非加分明矣臣誠莫知其故甲戌春辭書至以此自引論列以暴難安之情而至於白徵空殼一款臣既不得徵捧論報上官而壬申九月以疾棄歸此穀區

處實在兼官具聖弼矣白徵與空殼與不臣何以知之而朴師訥之泛稱前官何哉臣竊訝之臣於茲事可言者多端而其說甚長略此附陳而臣以疎迂不自揣量爲伸分義妄赴弊邑餘波所及幾煩淑問反顧循省慙悚無窮臣無任瞻天望雲危怖祈懇之至

再書兼陳厚齋先生遺意書丙子五月

伏以臣叨除本職今已成五朔矣書辭不獲亦且踰兩月矣劇地之曠瘠名器之久襲時日深深兢惕深切噫人臣所以藉手而事君者才具與筋力耳而顧

直者集卷二
臣智慮闇劣聞識空乏不可論猥服官政矣疾病尤
篤形骸摧朽不可論粗守職業矣凡此情實畢暴臣
前後辭本今不疊陳已所 睿燭而况此上士之秩
卽 朝家命德之具從前先輩長德望實俱隆人器
相稱而猶且居之逡巡退托不能則如臣下等賤品
南箕虛名旣往叨冒固已千萬猥越到今陞遷尤豈
毫髮近似而非分技拭之 寵大出物情之外斯人
之生久矣不才冥陞豈全無其人而歷觀前後亦豈
有如臣之甚者乎故臣一自聞 命以至茲日一味
恐縮悸恐不得晷刻自安衰病濱死之中又添此非

病之一病此殆臣欺世盜名之積惡厚殃見嫉神明
遭此迫隘而然也臣竊自悼焉臣旣不早滅死致使
則哲之明不免緣臣而貽累若又因仍盤礴不自申
劾一日二日若固有之則尤臣之所不敢出而雖以
朝廷事體言之初旣拔擢非人有乖於量授終又不
卽刊汰一任其虛帶則亦不幾於一誤再誤而無義
之甚乎茲所以不避煩瀆之嫌更申疾痛之呼伏乞
高明鑑臣血懇非出矯飾亟許卽日鑄改使朝體
嚴而私分安焉臣於辭免之外素不敢妄有攬說而
第臣於淵源私義夙有所歉愧不安欲一陳暴者頃

於初章略有提附而適值拿命自院退還其後繼
上承批之章而時則情勢為拘遂以泯默今當陳
書不容終已故敢此附聞焉臣之外祖先正臣文純
公朴世采道德學業為先朝大儒而與先正臣文
正公宋時烈為平生道義之交尊信慕仰終始無間
故蓋嘗為之論辨以責其門人之背師者而扶此抑
彼之嚴不專於調娛當甲戌改紀之初則出膺
殊知身任名義請討黯希載干倫犯紀之罪而力斥
南九萬等護逆之邪說劄論筵爭惟恐懲討之不
嚴亦嘗憂患朋比代撰詞命誠欲其循蹈箕極寅

協虞庭而亦以孔子之舉直錯枉朱子之辨別忠邪
賢否為歸趣其於世道名論上和而廢嚴有如是者
而年時賓遷軌躅漸遠雖其及門之後生子孫多不
能盡知或反失其本意若臣師故叅贊臣金榦以文
純適傳之人及至乙巳為進袖劄其中敘正彝倫條
力陳目下討復之請繼述先志條備論丙申勘處
者之不宜復官甲戌邪說者之不合庭享狀縷縷百
餘言罔非所以闡明師旨而臣之不肖曾不能紬繹
祖師之意颺言于公朝使其平日志業少暴於當世
則臣之罪大矣臣於茲事恒所耿耿而顧其言發無

直者集卷二
梯所以徊徨至今今則衰疾俱痼死無日失今不言夏無他時故茲於引列之餘略摠素蘊之忱倘蒙
邱下恕其猥屑而少賜照察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且臣平日於文純公有苦心焉敢不一言於
邱下之前哉以禮記之訓觀之雖父祖之間恩與義或相重輕臣於文純以恩則外祖也以義則亡師之師也今以淵源之重而義所當言則豈可以親屬之恩而嫌不得言之也往在戊戌文正公宋時烈文正公宋浚吉享論之始起也三道章甫之疏並舉文純而請之不幸有醜正人鄭宅河沮毀之變則臣師

上章辨誣論宅河侮賢之狀明三賢同祀之義夫以文純繼往開來之學明體適用之道發揮經傳之業扶植倫彝之功與兩文正生並一世有如趙宋之洛關俱為士林之宗師生同道德沒均祀享夫誰曰不可則臣師之疏蓋出於衛道憂世之意而亦文正公臣宋時烈請享其師文元公臣金長生之故例也然文正之言終見施於丁酉文元躋配之辰而臣師之言不得行於今番兩文正陞享之日則浮薄喜事之說售而老成尚德之論格矣死而有知臣師所以嗟惋於此者為如何哉臣以臣師舊日門徒目見其表

章淵源之舉壅而不遂而不為之一誦遺言仰干
高明之聽則臣徒知區區親嫌而全昧弟職之終缺
矣其何以逃後死之責而見亾師於地下哉不知臣
者或謂臣出於阿好而世苟有眼明心公者亦必知
臣傳述之意斷斷無他矣惟 邱下諒之

國恤奔笑後告歸書丁丑四月

伏以 坤殿聖母棄我臣民日時幾何而 大行大
妃繼又賓天攀號莫及哀號罔極竊伏惟念我 大
朝五十之慕遭罹巨創俯就靡遑柴毀若何重伏惟
念 邱下大疾未蘇朝夕嚴廬哀皇致損勢所必至

臣雖蝼蛄之疎螻蟻之微而亦不勝耿耿之憂戀戀
之至也臣在遠承 諱受服於所寓縣庭而自念本
以市井畿甸之民初雖不能及伸情禮於 闕外成
服之班而因仍蹲伏終有所心不自忤者茲以補填
之私義迺於昨者昇疾忍死寸進來參於月半散班
而歸臣於是益不勝哀悵之至臣本違逋 朝命之
蹤前夏以來尤情地危感遽入脩門冒上文字非臣
所宜有而以為不如是無以成臣子分義罪臣知臣
有不暇恤惟 邱下諒焉臣曠省父母墳山于今三
載為一覲掃取路南漢以去茲略治書以伸哀悵臣

無任瞻望哀感之至

辭 召命疏 癸未三月

前縣令臣申暎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百拜上言于
至行純德英謨毅烈章義弘倫光仁敦禧體天建
極聖功神化主上殿下伏以 天佑宗祚我 聖上
大德之壽克躋從心之域此 太祖大王後一初之
慶而 寶筭彌邵乾健自如既倦且勤若在初政臣
伏在草莽竊不勝攢祝之至臣本空疎庸碌直是可
笑頃年以來又遭罹人言玷污滓穢不齒人數不意
迺者近侍啣 綸謂臣進來繼又至再至三 聖諭

周至敦勉不置臣始焉惶惑終焉震悸誠欲溘然無
知也臣之始不過無文阻科不才自廢而半世城闔
非有高尚臣以先正臣文純公朴世采為外祖亦嘗
出入於亾師文敬公臣金榦之門則人或疑其有濡
染所得馴至盜虛名誤 天聽而其實暴棄枵虛白
紛無聞 殿下猶未明知臣耳苟其明知則何有於
持臣哉假令臣林分畏義得登 天陛淵鑑之下情
實畢燭則 殿下之於臣將不過 監樸陋一面聽
腐陳一語而遣還之耳何益於事乎知其如此而臣
其敢冒進乎臣所住近 聖教連以咫尺東郊為諭

此尤臣憫感難安處而去就視義義有不可則雖在輦下猶或引義而難進今在廷之臣違牌是已况在郊之有間乎乃若臣情地臣之丙子一事蓋緣往在戊戌三道儒生封三賢請享之章而不幸有攙投一書侮斥文純者則臣之亾師以早從遊三賢晚卒業文純之人平日尊服之誠表章之義均切篤至故肆瀆痛慨上章伸辨矣臣於本年辭章之末實及茲事顛末略暴亾師旨意而臣顧誦師說耳非臣創言夫非己之創言而申亾師隆師衛道之義何至不得為則人之為言誠淺料之所未始到而至其避辭中

猥褻二字隱然有左右看之意外似論臣之疏事內實無顧忌於先正敢以警然過去之語黯然夾帶潛試侮賢之計吁其痛駭矣緣臣無似一身僇辱之外貽累淵源至於如此 殿下以臣淵源為責臣勉臣之端而臣則貽累淵源人也更何所藉手而承 命乎大防所在踰越不得伏乞 天地父母監臣伎倆諒臣踪地亟寢從前過重之舉無使 朝體再褻而臣亦得以安意就盡不勝萬幸臣洊承 恩諭一疏為恐而疾病漸頓惶駭靡定數行陳情亦此稽緩臣尤死罪

正者身...卷二
辭贊善疏癸未八月

伏以臣春間所被 恩旨千萬不似千萬濫猥幸荷
聖度遂物不夏強策臣亦得以仰戴 洪造俯諧
微諒謂可以從今安意息偃以還造化舊物矣不意
講院新除出於非分繼以 召旨旋下謂臣進來臣
誠愴疑疑惑莫省所以惟茲之職 孝宗大王所以
別設以待文敬公臣金集者也先乎是未之有也其
後見帶又皆何如人而臣是何物或可擬議於此乎
又况公議之外而 特授之非常駭物情而傷朝體
不輕伊重者乎念臣從前不敢為趨 命之計者自

有三件節拍本分之難稱也疾病之難強也情地之
難冒也本分則臣少無聰明且乏精力雖嘗從師求
友實無身心所得加以早衰暴老今則並與師友所
聞而都消亾了直是土偶人墮在烟霧中兼且知思
昏短言議庸殘雖嘗屢當言責而一不能出言論事
亦嘗叨承 詢禮而一不能對揚 明命茲不但臣
守先儒身未出而言先出之至戒不欲輒犯正亦本
領荒疎敷施不得則似此分量何所藉手而進身乎
疾病則三十年風痰痼崇中添喪戚悲疚日加月增
難醫不治到今年迫七十漸削無餘視昏聽聾膈痞

喘促手足蹇澁運用不良庭戶之間非杖難致殆將轉側須人以此瘡醜其何能出入 胄筵仰酬睿問乎至於情地尤臣緊關臣之頃歲一書特臣誦師說為淵源辨誣禦侮之故而緣臣無似僂辱深重臣切痛之且其辨誣禦侮不無餘蘊之夏入文字申暴者而乃拘 禁令未由自達雖亦臣之窮命所致即其始焉身名之玷污終焉心事之未暴夫豈有恬然抗冒之勢乎矧此三件節拍之外抑臣見職前乎臣而受此任者自有一二臣者德令名當世負望而此則或以進言而疎逖之或以陳戒而譴斥之 君德所

關有識憂歎而如臣陋劣將此重銜捨宿研應昇者而反與縻焉臣愚死罪極為 殿下惜此舉措也臣以自來一不能出言論事之人當兩儒以言進退之日忝茲公議外誤 恩則今與後之士其孰不滋惑於 聖明之取舍而罵斥臣以何以得此者乎在臣私義羞恥因措唯有早得丐免以自處庶全其廉防乃臣生路故敢此疾聲仰控於 天地父母之前伏乞 聖慈亟賜罷遣以存公體以安賤分不勝幸甚

再辭兼暴玄石先生志事疏

甲申十月

伏以臣三十年風痰痼疾半世沉淹到今犬馬之齒

滿七除一病隨齒添判入膏旨間添屢朔毒痢形脫
神潰朝夕莫保重以非分之職與相表裏以病則不
生不滅以職則羈縻不去二者交互兩下膠擾臣竊
悶迫焉臣之愚庸本不堪擬議是職而若臣忝叨在
殿下激惱言者之餘無論人以能言而獲 譴臣
以含默而媒榮方其時諸儒被 斥臣獨蒙 恩被
斥者儒之故則蒙 恩者非儒矣卽此一節臣無
以抗顏而廁四民之首臣雖無恥能無覩乎此臣前
疏所謂難冒之一端者也間未申章瀆擾是懼天時
且周濫叨已極伏乞 天地父母俯垂矜諒沆賜汰

免不勝萬幸抑惟念臣先正臣文純公朴世采之外
孫而臣師臣文敬公金榦卽先正門人也臣師嘗言
我師門道德全備可以從祀聖廟而無愧臣則信師
說矣乃者 殿下斷自宸衷渙發綸音特舉先正躋
享文廡之典遂使斯文重事克舉於論發後四十七
年之久而崇飾表章極其隆摯甚盛舉也臣竊幸須
臾無死獲覩盛事私心欽感夫豈他人之比哉唯是
儒章之 靳俞而行之以 特旨禮事之雍容而激
之以 過舉則事異前規臣竊爲之慨惜焉且竊惟
念 殿下以臣爲先正裔孫 答臣前批以追思先

正爲教臣於是伏讀愴惕矣臣於先正非止祖孫義兼源派而奈臣不肖無能爲役則顧安有絲毫稱塞者乎第今文字之再入也辭免而已昧然無一言得以仰復則在臣私分亦有所不能自安於心者獨念先正平日言議歿而在書菽粟其味 殿下固已命刊其集儲之秘府而卷帙浩多未易 究覽茲臣謹倣文簡公臣李喜朝編進先正臣文正公宋時烈文鈔及臣師錄先正經筵故事以進之例就先正原集刪煩撮要裒成二冊名曰朴文純文抄裏以白袱隨疏呈進卽其啓沃嘉謨致澤宏猷與夫所秉大義名

論本末略已在是若臣空疎無他知見政使非有情病致身 文陛亦不過述此緒餘仰陳所聞而已惟 殿下諒察焉臣旣投進此冊則亦有所敷言而不容已者夫惟先正姿備和嚴事行明正而哲萎言湮知德者希唇舌多端志事寢晦臣心痛傷得無一暴公朝之願而臣師在時一二伸暴外未及盡然者責實在臣臣今癯殘此極失今不言更擬何日乎蓋昔儒門變作之初先正於此深憂其爲世道無窮之禍而以其事初之故欲爲救解蓋嘗爲之調劑彼此迨中間潰裂轉甚則保合彌綸之言不復及於長者而

專攻在下之人前後數十書闡三一之倫而明師弟之義者極其嚴正今其書載在冊子非可誣矣若其酬酢門人見於記聞又指不勝屈而已庚以後剖判尤燦若白黑姑舉其槩曰前古所無之人倫大變自此人始又曰與師門血戰以蹈惡聲之戒者實有犯分凌節之罪又曰以弟子反師從而詬辱實悖師生分義又曰既已師事則安有斥其本源心術而至謂剝皮滌腸者乎有欲往見者力言其不可而止之所著師友考證至今當者變色起去而甲子以後不復登之薦剡於文正則首辨其義利王霸之誣曰尤翁

之學非如陳同甫之學其名義位置迥然不同又曰尤翁氣質峻整學問卓然先立乎其大者一以明天理救世道為心丁卯答羅良佐書曰鄙於尤翁事之以斯文長老舊誼不替今安有所自與於諸君疏事耶楚山計至則為位而笑曰尤翁出以大義死於士禍自是粹然君子攻之者當為小人服三月之制主張其道峰並享則此又晚年大定之論而有或詆毀者因人寄意而嚴禁之其所以扶此抑彼者如此凡其初年說話在己庚前者到此而為己棄之論矣臣師與李喜朝嘗語臣如此矣其何足以或為先正瑕

累乎茲事所爭只扶此抑彼及初晚見同不同耳今扶此抑彼如此初晚懸殊如此則餘何憾乎如其彼不至於全絕此或議其得失則和靖文定之不絕蔡秦而伊川之疑明道南軒之規晦翁耳何足異乎惟其然故當世前輩名賢長德及雖文正門下自文純公權尚夏以下初無輕議先正之事者良有其所以然而世却謂彼時前輩在先正文字未出之前故然也如李喜朝及文簡公臣金昌協實皆未刊前看先正全集之人而亦未嘗一辭侵及何也豈昔之人無聞知而今人之知見言議高於前人而然耶此臣之

所未曉也抑有一事易知蓋觀文正所以處先正者乎其於先正未論從前相與之特重中間數年往復規勉之時而不以是故而終替其眷眷夫以文正天稟之峻正交際之不苟而於先正則若此及其臨終貽書告訣托以身後世道惟此世道文正所以承受於孝廟者也其重且大非人人所可與而獻可遺托歸於君實使先正而如世人之言則曾謂文正而樂為是托重乎文正而為是則先正可知已審乎此則先正之論定矣烏可以紛紛乎黨禍至於亾國固先正平日之憂也固嘗上癸亥之劄撰甲戌之誥而

直者集卷二
表章皇極矣第嘗以爲箕子所謂皇建其有極者爲政之大體也孔子所謂舉直錯枉者爲政之大用也卽其意雖以皇極爲主而亦必以旌別爲重如車兩輪未欲偏廢故劄子則曰其係逆獄姦黨者處之益加明白大誥則結梢歸重於朱子之分別賢否忠邪其凡忠逆賢邪辨別處則致謹致嚴如此迨甲戌當國則尤嚴於討復專以名義勵世極論干犯之逆不容首從之區分而力斥其營護之邪說 廷啓累百言峻截方嚴必欲明大義而後已至得殺人儒者之目於媚嫉之時輩李后定李萬元能有自立則雖異

趣而必請收用會議之諸宰覆逆之承宣所坐不至重大而猶以其係關倫義劄請勘罪所引薦欲與同事者山林則權尚夏金昌協搢紳則林泳李畬宋相琦諸人而餘無及焉蓋其炳然一念主公正而審取舍嚴忠逆而別賢邪無瑕者進干義者斥衆賢彙征淫朋不作皇極平平之道固自如是也朋黨之禍垂二百年搢紳魚肉 宗國受病 殿下所以至誠飭勵思矯其弊者誠 聖人憂患世道之至意也而向時數三時宰之不善對揚將炭和水外引先正內濟私黨糅忠逆而混賢邪則實違 殿下之本意而其

於先正當日之論名同實異彼此蓋天淵矣今捨天淵而不論勒彼此以同科雖亦知其不相觀合而猶且看作奇貨驅脅為說則一時遊談誠若快口而奈百世真眼何哉臣竊痛焉抑臣主臣 殿下於從享一事誠無復餘憾而惟是從享者以道德也則皇極特道德中一事也前此儒章之 批則 殿下雖以先正道德予豈不知為教從享 綸音體段自別而於此則却以曠感之故而專歸重於皇極主皇極而實道德焉後有聽瑩者曰是先正也特以皇極一段從享云則其於先正得無有歉而就又所以歸重皇

極者只單舉皇極二字而其嘗眷眷於忠逆賢邪之辨則無槩見焉茲蓋 殿下保合朝紳之念所契感於先正者尤在破朋黨一邊故所以詳此而略彼也而唯所謂忠逆賢邪之辨者先正時宰同不同之關係也明乎是則先正也紊乎是則時宰也所關係如何而何 殿下之泛過此款乎臣固言之於前矣先正之為皇極也雖主皇極亦重旌別忠逆賢邪辨別處則必致謹致嚴見諸劄誥者彰明較著發為措施者峻正方嚴今 殿下為先正而論皇極則正宜明此主意存此本色使其所謂致謹致嚴於忠逆賢邪

之意軒豁呈露昭布耳目先正之道益闡於斯世昧者之謫不作於今後而乃反詳體而略用舉彼而遺此如是則皇極為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而先正之道大故不章矣豈不實時人之謫啓後世之惑而非細故也耶臣以是悶而亦以是懼焉昔朱子病諸儒訓極之差而有馮當可者封事時君曰願陛下遠優倭疎近習清心寡慾以臨事變此洪範所謂皇建其有極者也則朱子稱之曰其論皇極浚合鄙意蓋以其明黜陟而為表準之極為合意故也先正之癸亥劄不專以破朋黨為建極而以逆獄姦黨處之明白贊

當時 作極之化者實亦朱子竊取當可之意也惟殿下加察焉臣於先正不化他人痛時人之詆誣傷志事之不自常欲以聞而知之於臣師者一暴於明主之前者耿耿此心神明可質而山梁之類七十年先正之門臣一人在耳臣而不言更無他人而臣無以見臣祖臣師於地下茲於垂死之中字構句締積日成行經時之後始克辨此情亦戚矣此在臣便同遺疏倘蒙 殿下俯垂矜諒許以 究察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

因李激疏更陳玄石先生志事疏 甲申十一月

直齋集 卷二
伏以臣非分之職歲且再易日月愈久情地愈感月前祈免實出待瞑之至願而及奉 批旨大失所圖臣誠四體投地莫省攸措廉義士夫之大防疾病生民之難強而論其職則輔導 春宮一日不可瘳曠者也如是而一味虛縻則不已無義乎惟 殿下重垂哀憐劃賜 處分焉抑臣前疏附陳在臣私義非所得已而 批辭溫諄鑑燭略盡 聖誨丁寧又在宣批之外則志願粗足感惶交極臣亦無事乎夏瀆而准其事有橫生義難容已則亦安得泯然而已以自阻於 天地父母之前乎惟 聖明並垂察焉

臣伏在荒郊晚始得見近所謂李澥疏矣其疏以為臣前疏當着其祖故相臣李堦費辭張皇詆斥備至臣不勝駭惑也臣之原疏蓋為先正之道不明於世真知者既渺而一種假冒之徒憑公濟私同名異實掩翳本旨貽累先正故不得不明先正之本末斥時宰之差謬而乃其憑藉主張亦自有人則如故相者初何嘗經意而論及哉澥蓋枉用慮矣至其捏合他人攬說題外其於自辨殊又不切是顧非臣之所可知者而乃若其以時宰之所為而謂源於先正家學之無章而謂於先正不謀而同泐然而合則臣宵氣

勃勃垂死病中不覺起坐意亦僭汰甚而無忌憚者矣先正平日悶朋黨之禍主皇極之道者亶出於正大公平之意而其所以主之者惟在於舉直而錯枉嚴忠逆而別賢邪使義理克明於朝廷任用各盡於賢才祛偏私之弊而無邪枉之雜焉此政洪範之極致聖王之達道也肆甲戌重入之初惓惓於章奏廷對之間者無非所以嚴懲討勵名義必欲明天理正人心而後已吾夫子不云乎不若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觀先正行事則可以知先正心事矣嗚呼辛壬之變視已已又何如也使先正而及見焉則卽

必沫血致討奮不顧身劈義理之源頭鋤亂逆之根株亦必旌別逆順彰瘡淑慝扶國脉惟恐其不力斥凶徒惟恐其不嚴矣其亦千歲之日至矣何以知之甲戌事可監也先正之道蓋如是也惟彼數三時宰目擊辛壬之變身當戊申之餘而昧懲討之義明身家之私前牽後礙宿處難忘東摸西擬惟利是規於焉假借名目營立窠窩占界於忠逆之間迷藏於漢賊之際以便宜三窟之圖爲苟容並進之計天經地義倚閣一邊甲乙彼此只管叅合始謂疏通罪纍之稍輕終而泛濫凶孽之餘燼合薰蕕冰炭之異而囿

不白不黑之域中間數十年義理之沈淪公議之悶鬱朝著涇渭之混士夫廉義之喪而壞國家多少事累 殿下平明治者皆誰之故歟臣非論事而然也明時宰之反先正則不得以不然也夫既所以病人國而玷 聖治者至於如此而猶慮夫世有公議秉義而斥之私意易統家計不牢則妄引經訓曲證先正爲傳會文致之計而周官引援何關於姬聖乎誠使箕聖之旨如此則洪範一篇何不勗武王以兼用廉來之黨先正之意如此則甲戌諸奏何不贊 寧考以並收希黯之徒而亦 殿下方且斥之之不暇

又何從而曠感焉乎卽凡時宰之爲政古人所謂道其道非吾道也干先正何事而今以其偏頗謬戾之迹上以擬之有若同條共貫者然則簡賢侮正污蔑極矣而 殿下所以處之者酬答溫如不賜呵斥使言者增氣賢者不白則臣竊惜焉抑澁疏以義理未雪不立朝者凶肚未化不革面者對待雙舉同歸之於潰裂之科而伐世德之彌綸惟彼秉義難進者自不當污合而其欲漫忠逆而一之則何其害理之甚也凶肚而不革面則是亦凶徒而已爲大臣任國事者力誅討鷹鷂逐可也謂之潰裂而欲與和合何也

臣所謂將炭和冰者此也雖則曰扶護正議剗削凶孽而如果扶抑分明措置得宜嚴懲討之大經贊伸理之令典則兩相臣之復官何以始在於庚申諸巨魁之伸法何以追行於乙亥耶所始復者出自宸衷所追伸者遲待乾斷則烏在其扶護而剗削也能善對揚者然乎始而謂之致嚴於忠逆賢邪而繫之曰調停乎朝著致嚴者既無可見而調停者豈為是設哉忠逆與賢邪陰陽而冰炭也惟患區別之未盡尚可調停而保合乎時宰之案正坐于此則臣所謂糅忠逆混賢邪者又未始不着題矣夫澁疏所以

極口辨者乃反所以實之也而猶且自附於洪範之訓先正之道人心之陷溺義理之不明一至此哉苟不知調停之與混淆一而非二則亦無怪乎侮聖經誣前賢而不自覺也臣又何足與之辨哉第臣不自量力妄以齟齬之計欲明先正之道而一言才脫拳踢隨至駭機毒矢行且四起臣之迂愚良足自悼然使先正之道由臣而得明其一二則臣雖滅死萬萬無恨矣惟 聖明俯垂諒察焉

收議

慎妃復位議丁巳

臣是都鄙一布衣也雖嘗濫叨仕籍而亦既微末極矣况未曾一日從宦則豈可強充前銜而猥忝於百僚收議之列哉聞 命惶惑不知所出惟茲 慎妃復位之議發自 先朝其來已久當初避位元非中廟本意先正臣金淨朴祥請復之疏人到于今稱之為正乃不易之正論也惟在 聖上斷自 宸衷亟舉 縟儀而已臣何敢猥有陳辨於其間哉伏惟 上裁

崇禎皇帝追享大報壇議禮記三月十日 郎李錫祿

臣纔違 召旨泯伏悚感惟俟 威罰之來加矣乃

復千萬意外伏承 下詢以莫重典禮春曹郎官奉命臨宣臣於是竊不勝悶迫兢懼之至臣素蔑學識尤於禮書全無講究之功願以庸陋之資雖嘗不幸濫被誤 恩而至於此等 諮訪之教本不敢為與聞仰復之計草莽未仕之人道理分限自止如此無以展拓變通故也矧今 毅宗皇帝享儀之追舉寔出於 聖上思服 帝德繼述 先志之至誠大義則在廷臣隣必皆將順贊成之不暇若臣疎遠卑微之踪尤豈敢越分出位妄有僭議於其間哉 明命之下不能對揚合被重誅惶恐待罪之外不知所達

皇壇位次議

已三月十九日禮部吳命胤

臣以愚蒙之資疎賤之踪不敢猥有妄對於朝家下詢之意前已悉暴情實冀蒙矜諒矣茲蓋從前自有迷執不容變撓則到今處義豈有先後之異哉此不但為草莽賤臣莫宜出位進言而然也實亦坐於見識之千萬不逮矣第今伏聞聖上以我太祖大王受命得國於高皇帝而當此增祀報壇之日將舉追享于高皇帝以為歲講不廢之地臣竊仰大聖人所作為出尋常萬萬而已至於壇上位次此在禮官儒臣博考古典酌量稟處之如何臣寧

有別般陳論之見哉徒使奉命之人虛辱於郊關之外而未由仰對明旨少伸分義但紆曠世之遇而殆無人臣之禮論其負犯合施重究臣誠不勝跼蹐隕越之至

大王大妃殿服制議

辛未十二月九日禮部朱炯質

國家不幸賢嬪宮薨逝臣承訃舉哀訖竊伏惟我殿下靜攝中聖情哀悼伏不勝區區憂慮之至臣於年來猥以虛名連玷恩命而私義所在輒不敢承當則蓋五六年積違朝旨矣今年五月蒙被災邑除書促赴之下逃遁不得而亦為一伸分義計

不得已祗赴矣性迂術疎手生政劣連歲荐荒邑有
流亾而不能撫摩安輯倉糴兵錢國之重需而不能
刻督準捧方此書宵憂恐恭俟譴罰之際千萬意外
禮部遠臨傳宣 聖教詢以 大王大妃殿服制使
星入縣闔境爭覩臣於是愴怛震怖益不知所以自
措也臣本無學識至於禮律尤所茫昧雖於私家常
行節目尚不克有所講明况於 王朝典禮豈始有
窺測討論之工乎以故前後 詢訪之下一未敢仰
對每請刊名儒籍無至再辱 聖詢矣豈意天地父
母不賜諒察依舊誤 恩復此來加裁然臣不敢以

儒名自居亦不敢以不知為知前既揆分度義自暴
情實則今何得抗首陳辭有所論列乎而且臣不善
居官之狀纔已自列只此一小邑猶不能粗效芻牧
之責如此則節文儀則之重又何有見解之可論哉
其無足採問之實即此而亦可見矣惟是禮官遠辱
明問誕降而終未有以一言對揚仰答 詢蕘之
至意惶凜震惕因知攸措

宗廟用樂議

壬申四月十八日禮部鄭棟

日月不淹 世孫宮葬禮已過伏惟 大小朝止慈
之情哀悼采新臣竊不任區區憂慮之至抑臣本非

直者集卷二
有識之人亦未得為知禮者故前後曾不敢一番膺命於詢問之下而每請削臣姓名於此等之科誠以今日如韓元震尹鳳九兩臣者學老識遠且嘗從事禮書宜備朝家禮問之遇而臣則決非其任故也乃茲千萬夢寐之外儀曹郎官以太廟用樂與否遠來宣旨俾臣亦有獻議臣於是惶汗駭惑之極直欲鑽地而入而不可得矣第念臣之空疎顛蒙斷不容冒據儒名者自量已審自處已定故終不得妄有陳論以之傳笑四方貽羞清朝臣之廉義則然而所可危怖者半年之內猥被星使聯翩明命

屢辱怵惕震恐因知攸措惟願遙伏嚴誅以安微分而已

喪禮補編添朝祖耐議

丁丑九月三十日禮部李益普

惟天降割 大行大王大妃奄棄三朝之養 坤聖殿下先已禮陟臣民洊痛亦復何極而日月幾何孝昭殿因山又過伏惟我 聖上慨然如不及之慕尚復若何而積年 靜攝之餘罹此巨創哭泣柴瘠或不能一循於俯就之文則臣雖畎畝之賤區區憂慮實不勝其秉彝之蟻烟矣茲者不意春曹郎以補編問議事啣命來宣臣於是北望 嚴廬益激寸

直齋集 卷二
腸第臣情地危感仰首申喙義所不敢之外本無學識尤於禮書全昧故從前不敢獻議於 詢問之下非止一再每當此 命輒以刊臣姓名毋令復辱仰請而汔未蒙 諒被此申命臣誠震悚憂愧覓死無路祇伏不勝惶汗戰灼之至

書啓

假注書鄭基煥來宣 別諭後書 啓朕昧二

叻

臣疾病情勢判成癘廢加以犬馬齒添病事隨劇方在殄殄垂盡之中矣千萬意外 王人遠臨 天札

儼降十行慇懃謂臣進來臣於是驚惶震悸因知攸措臣本空疎陋劣百無一能從前 召命之下一不敢爲承膺之計者非出飾讓實是自知之甚審無容強策而臣於頃年辭章之末竊不自揆有誦師說爲淵源陳辨之語矣忽被人言僂辱狼藉臣誠不自料其至是也然而緣臣無似侮辱之累非止臣身則臣以何心自列恒品僂同無故之人乎今雖恭奉 恩綍開誨諄諄而卽臣私義身名玷汚情事未暴實無變動之望非但臣私義之如此抑亦一世之所共諒也至若裨補 聖學出入 書筵以臣空疎又萬萬

直書集卷二
無稱塞 聖諭之勢而目今疾病實狀亦 王人之
所目見也又史官傳 諭天書遠降是何等重舉而
徒辱 隆典承膺末由則臣於是尤不勝悶感惶懍
之心茲敢席藁私次恭俟鈇鉞之來加而已

假注書鄭基煥再宣 別諭後書 啓 癸未三

日

臣千萬不意猝伏承日昨 聖諭神志恟慌五情失
守歷兩日而猶不能自定且於伊日倉卒惶悸史官
書啓中草草數語不能有以敷展賤腸仰格 聖鑑
亦非不知隨上一疏申此未盡底衷悃而抑惟念猥

八文字致煩 恩批為所惶蹙方此徊徨踖躅靡所
容措之際卽者 王人踵臨 天札再宣十行諄溫
視前愈加此則尤千千萬萬夢寐之所未到而前輩
長德所亦罕違者也臣是何人敢膺此數臣誠震惶
凜恐求死不得茲亦臣窮命所迫也伏奉 聖諭至
以臣淵源家世為教責之以世臣之義申之以謂來
之音丁寧懇懇極其隆摯臣於是尤感惕惶隕無階
稱塞顧臣陋劣空踈百無一似本無可以毫分仰酬
於前後 責諭之盛意而至臣情地一節非但臣自
處之為然實亦一世之共諒而 聖諭中難以強迫

直者集卷二
之教亦已俯燭臣情狀矣豈有滓穢如臣徒藉寵靈
放倒廉義而不重為朝廷羞者哉今則從將以一疏
申暴衷懇方惶悸震迫不知所達

假注書鄭基煥三宣 別諭後書 啓癸未三

日

臣癘殘滓穢宜死不死致此無前之 過舉無臣身
則無 聖明此舉矣臣直欲即地溘然而亦有不能
得也夫四日之內三勤 天札每况近侍臨宣此何
等隆典而容易加之於如臣等輩乎不幾於辱 王
言而羞朝廷乎何 聖明之不少持重顧惜而為此

過舉乎在臣賤分豈不尤萬萬悶迫乎 聖諭諄復
懇至開臣進塗若是其慤懃反復臣雖愚迷豈不知
感激 恩造而私心悶蹙尤倍萬惶惕矣廉義者生
民之大防管子四維之說不已嚴乎今臣微執亦實
廉義所係此而放倒則非臣所堪人且謂何 君命
莫違義有難進則虞人不往聖人許之毋枉匹志許
全微諒非天地遂物之恩乎抑臣風痰一崇即臣卅
年痼疾危症敗地難遍毛舉方今諸症越添辛楚百
端最中四肢拘攣運用殆廢長時暈眩收檢不得似
此情狀即史官之連日所目覩也一疏申籲在臣為

直者集卷二
急不容少徐者而此亦曠日經時時未辦得情地之外卽此病狀又無望於趨承 嚴命伏俟鈇鉞之外更無可達餘外懇迫今方忍死治疏具達於其疏中矣

兼春秋丁志遠來宣疏

批後書

啓甲申九

日

臣才進辭本及冊子顯俟許遞之 德音矣千萬憂寐之外近侍遠臨傳宣 聖批十行溫諄開誨備至臣不勝感激惶悚之至抑臣旣暴先正之志事今以後志願畢矣更有何辭之可達乎第臣素以本分之

難冒疾病之難強情地之難越引以爲自靖之義者今亦無以變動末由仰承 召命汗淚交下罔知所措惟俟 譴罰之下加而已

